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

嚴耕望 遺著

李啓文 整理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2003）四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學研究所 編

唐代文選國考

第六卷 詞賦類書類

劉勰撰 曹道衡
注 曹道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學研究所 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北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

嚴耕望 遺著

李啓文 整理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2003）四月

中華民國·臺北

整理弁言

李啓文

嚴師歸田先生畢生力作唐代交通圖考原擬分十卷（見第一卷內之總目錄），然以精力、時間等諸項因素所限，晚年又擬寫至第八或第七卷止。¹ 民國七十三年（1984），歸田師返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將其中第一至五卷交史語所出版；而第六卷之絕大部分篇章，殆亦寫就。民國八十五年（1996）六月十五日，歸田師赴臺檢查身體，並出席七月初舉行之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期間嘗語人曰，待十月中返港後，即撰寫第六卷之最後一篇。² 詎天地不仁，十月九日，歸田師溘然長逝，第六卷竟成闕典！雖然，唐代交通圖考既有開山斧之宏觀史識，又有繡花針之考證功夫，³ 則第六卷雖未終篇，自有其學術價值，足供參考，故許倬雲教授提議倩人整理；杜正勝所長亦以此卷既為歸田先生之遺作，允為出版，以續前篇。蓋光輝具在，所見自同。斯第六卷能付梓之因緣也。

歸田師此卷，原有擬目二紙，今先將首頁所書照錄如下：

- ¹ 民國八十三年（1994）秋，歸田師書語諸生，唐代交通圖考擬寫至第八卷止。承嚴師母段曉蘭先生賜示，謂歸田師晚年又擬寫至第七卷止；或其時健康已不如前，撰著計畫復有改變。
- ² 見廖伯源，嚴耕望先生傳略，載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頁218。
- ³ 見許倬雲，良史與君子——敬悼嚴耕望（歸田）先生，原載香港新亞生活月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第二十四卷第三期（1996年11月15日）；又收入氏著，九六文錄——中國人文探索（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版）。

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

- 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州館驛
- 篇伍伍 洛南三關
- 篇伍陸 洛陽鄭汴南通漢東淮上諸道
- (一) 洛陽鄭州與漢東淮上間各州至東都路線略測
 - (二) 伊闕南取魯陽三鷄通鄧襄道
 - (三) 轅轅東南通許蔡南達淮上漢東道
 - (四) 洛陽鄭汴南取宛葉走廊通襄陽漢東道
——伏牛桐柏間宛葉走廊道——
 - (五) 漢東東西聯絡道
- 篇伍柒 桐柏山脈諸關道
- 篇伍捌 洛陽鄭汴東通海岱遼東新羅道
- 篇伍玖 海岱地區南北交通道
- 篇陸拾 洛汴東南通淮南水陸道
- 篇陸壹 荆門以東大江沿流市場與津渡

次頁所書，則爲：

- 「篇△△ 汴渠兩側東南通江淮諸輔道
- (一) 以彭城爲樞紐之故汴渠水陸道
 - (二) 盱眙陸通揚州之九驛道
 - (三) 陳潁蔡水潁水道與淮南道宣歙道

篇△△ 志書所見中原東南通江淮諸道紀略

〔啓文案，此行嚴師其後又加橫線刪去，並於其上批示：「（此篇刪去，分入他篇）」〕

篇△△ 通濟渠漕驛道

篇△△ 揚州城及其南達江岸水陸三道

篇△△ 汴渠兩側東南通江淮諸輔道

〔啓文案，此篇名稱與上所錄者同。〕

以上即爲嚴師當初所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之目次。

今存第六卷之稿本，共兩種，其一為「原稿」，其二為「抄本」，⁴皆由篇伍肆至篇伍玖，另有附篇十齊長城地理考略。⁵所謂「原稿」，指嚴師手稿本。所謂「抄本」，係廖華淑小姐及鄭媽菱小姐⁶將原稿之影印本（副本）再謄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稿紙」上之本子。今所見原稿及抄本，皆有嚴師其後增改之手迹，蓋歸田師之增改，時或以原稿為之，時或以抄本為之，二者孰為最後稿本，實未能定，故整理時須綜合二本而定稿（如嚴師所云抄本當參原稿改訂），並查核所引各條史料；凡此，皆於校記中說明。所出校記，以括號【】識之。

據嚴師原先計畫，第六卷擬撰十餘篇（篇目見上），其中篇伍柒及篇伍玖已先後發表。⁷篇陸拾洛汭東南通淮南水陸道，在篇伍玖內曾提及，然篇名則作中原東南通江淮諸水陸道。⁸既為水陸道，則原先計畫當擬就水道及陸道二者分別撰述。水道方面，最要者當為通濟渠，故原來所擬篇目，即有「通濟渠漕驛道」一篇。然嚴師於通濟渠之撰述，益發鑽研，越加深入，竟寫成二十餘萬字之稿本，其中第六卷原擬篇目中之「盱眙陸通揚州之九驛道」、「揚州城及其南達江岸水陸三道」，皆已歸入通濟渠論述範圍之內，此則與原擬之計畫有異。故嚴師又擬將此踰二十萬字之稿改作「隋唐通濟渠考」，別作專著出版，⁹而其中兩章，亦已先後發表。¹⁰今此二十餘萬字隋唐通濟渠考稿本，史語所已計畫另行出版，庶亦副嚴師之素願也。

⁴ 第六卷原稿篇伍肆首頁貼有一小紙，上有嚴師手寫上下兩行批示：「副本已付抄，抄本當參此原稿改訂。」余整理此卷時於校記中所言之「原稿」、「抄本」兩詞，本此。

⁵ 齊長城地理考略當發表於董作賓先生九五誕辰紀念集（臺北，1988年）。

⁶ 此承耿慧玲女史面告。

⁷ 篇伍柒發表於臺北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下冊）（1989年），題目作「中古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篇伍玖發表於香港新亞學報第十六卷（下）（1993年），題目作「唐代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

⁸ 見新亞學報第十六卷（下），頁32。

⁹ 參嚴師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1990年）及唐代揚州南通大江三渠道（載香港新亞學報第十七卷，1994年）兩篇之序言。

¹⁰ 此兩章即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及唐代揚州南通大江三渠道。

唐代交通圖考

至於中原東南通江 淮之陸道方面，嚴師所已撰寫者，似僅成一節，此節今已置諸隋唐通濟渠考之首，別詳此書之校記。

綜上而言，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今所見者惟篇伍肆至篇伍玖，另有附篇十，凡柒篇。嚴師擬返港後續寫第六卷餘下之篇章，或即原擬篇陸拾之陸道及篇陸壹歟？無奈天不假年，竟成永恨！

余隨歸田師問學，然根基淺薄，才性疏愚，雖入寶山，所獲無多。承嚴師母段畹蘭先生錯愛，囑余整理此卷。許倬雲教授又多方聯絡，取得聯合報文化基金之贊助；杜正勝所長與蘇基朗教授更為聯合申請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俾作整理之經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陳學霖教授、蘇基朗教授又為提供工作空間，俾能利用系內設施。前輩美意，感綉殊深。余受命以來，常懷愧怍，蓋「履歷卑淺，超昇名任」，¹¹雖云整理，實見辱師門，勢「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¹²知我罪我，其惟歸田師乎？

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三日初稿，

九月十日改訂；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再訂。

¹¹ 見魏書卷二一上廣陵王傳。

¹² 見魏書卷二四張袞傳附張倫傳。

唐代交通圖考

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

目 次

整理弁言.....	李啓文.....	i
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城館驛.....		1793
篇伍伍 洛南三關.....		1831
篇伍陸 洛陽鄭汴南通漢東淮上諸道.....		1845
篇伍柒 桐柏山脈諸關道.....		1943
南北朝隋唐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圖		
篇伍捌 中原東通海岱遼東新羅道.....		1981
附篇十 齊長城地理考略.....		2087
中古時代齊長城遺跡圖		
篇伍玖 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		2109
附：本卷網文古地名引得.....		2151
後記.....	李啓文...	2171

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城館驛

洛陽爲唐代之陪都，與長安相對言，稱爲東都，一稱東京。汴州自北朝末期以來，已稱殷盛，多姦俠。至唐代尤爲黃河下游大平原之第一大都市，且爲東方^{〔一〕}交通之總樞紐，中葉以後，方鎮跋扈，汴州地當漕道咽喉，於政局安危，尤所急切，故置宣武節度使以鎮，統兵或至十萬人。而其位置又與長安、洛陽同在一條東西軸線上，故西東兩都之驛道東延至汴州，稱爲大路驛，爲唐代全國交通網之總樞軸。

汴州在東方都市中之地位 隋書五六令狐熙傳，「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爲^{〔二〕}姦俠，於是以熙爲刺史。^{〔三〕}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置^{〔四〕}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足見自北朝末期當已繁盛。至唐，杜翁遺懷（詳注一六）一詩最能見其地位，云：「昔我遊宋中（宋州，今河南 商邱），惟梁 孝王都，名今陳留（即汴州）亞，劇則貝（今河北 清河）、魏（今河北 大名）俱。」則東方都市中，宋與貝、魏不相上下，而皆次於汴州也。詩又寫狀宋州市容云，「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全是一副繁榮都市氣象，汴州當又過之也。

汴州在東方交通中之地位 汴州即古大梁，史記 張儀傳，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故自古爲中原交通樞匯之地。唐人論政更極重視汴州在東方半壁山河中所居之交通地位，如陸贄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全唐文四七五）云，「梁 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 淮。」元稹賀汴州誅李元表（同書六五〇）云，「汴州抱〔扼〕吳 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白居易與韓宏詔（同書六六四），「朕以梁 宋之地，水陸要衝，運路咽喉，王室藩屏。」劉寬夫汴州糾曹廳壁記（同書七四〇），「大梁當

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當四會五達之通莊。」是北通河朔，東通齊魯，南極江淮之要道，今觀此圖考^{【五】}謂為「當四會五達之通莊」，誠非虛語。

宣武節度使 新方鎮表二，河南，至德元載，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郡十三。此為汴州置府之始，其後廢置、增損統州不常，至建中興元中始為定額。元和志七，汴宋節度使管汴宋亳穎四州。此即興元以來之制也。舊地志一，宣武節度管四州同。蓋終唐世不改。宋史九三河渠志三，至道元年，參知政事張洎奏列德宗時各鎮軍額，宣武六萬人。蓋較經制。而韓愈宣武節度使董公（晉）行狀（全唐文五六七），「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此蓋一時之制。

大路驛 唐會要六一館驛目，貞元二年十二月敕文：「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為次路驛。知大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可見洛陽東通汴州之驛道之地位，與兩都間驛道相同，猶在長安東南出武關驛道之上，即洛陽汴州間驛道交通之繁忙不在兩都間驛道之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會昌五年條，圓仁被勅還俗回國，「先還俗僧林宗信觀相儀〔議〕，情願許相送到汴州。注^{【六】}去京一千四百里。見他愍重，不阻其情也。」此正見汴州為大路驛之終端，朋友愍勸相送，最遠至此而止也。

今洛陽東至開封，中經偃師、鞏縣、汜水、滎陽、鄭州、中牟六縣市，此蓋自古皆然，無大差異。今惟就唐代洛汴間所經州縣館驛關梁倉儲逐一述之，以見當時利用此道之情形而已。

洛陽直東大道之行程，古代記錄以班昭東征賦為最早見。昭夫曹世叔為陳留長，昭從夫之任，由洛陽出發，述沿途所經云，宿偃師，歷鞏縣，看成皋之旋門，歷滎陽而過卷。惟此東仍循當時黃河南岸而行，未直至陳留。

曹大家東征賦，收入文選卷九。滎陽過卷而東，歷原武，陽武，封丘，平丘，長垣，此沿河而行，非直至陳留也。

次爲蔡邕由大梁應徵至洛陽，途經中牟，圃田，管邑，滎陽，虎牢，洛汭，至偃師而病，作述行賦以記其事。此即漢代汴洛道之全程，與今道無大差異。惟虎牢以西，途中之地貌，遠較今日爲峻阻耳，此殆開闢尚在初步之故。

蔡邕述行賦，收入嚴可均全後漢文六九。文長，描寫虎牢以西之道路狀況尤詳，不繁錄。

唐代洛陽東經鄭州至汴州大路驛四百二十里。置驛當在十個以上。歐陽修云，「洛陽至東京六驛」，急行一日一夜可達。據成尋記，汴州西行，惟中牟、鄭州、滎陽、鞏縣置驛，蓋外加經鞏縣至洛陽二驛也；置驛較疏矣。

元和志七汴州，西至東都四百二十里，寰宇記一東京、三西京，同。通典作四百里。按元和志八鄭州，西至東都二百八十里，東至汴州一百四十里。寰宇記九鄭州目，同。是四百二十里爲正確，且中經鄭州；四百里蓋大數耳。

按下文考證，鞏縣西南至洛陽一百四十里，驛名可考者有積潤、曲洛、孝義三驛，偃師縣當置驛，尙不在內。鞏縣以東二百八十里，驛名可考者雖僅須水、管城兩驛，但相距僅二十里。可見置驛甚密，不在長安洛陽驛道之下，則全程置驛當在十個以上無疑。而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歐陽文忠公集·居士外集二二），「洛陽至東京六驛，……（留守）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進花）。」考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五，記東京西行驛鋪甚詳。惟中牟縣置三異驛，鄭州置奉寧驛，滎陽縣置滎陽驛，鞏縣置上驛；由此西至河陽縣渡河北行，上五臺山。據此觀之，其赴洛陽，蓋加偃師至洛陽兩驛也。是宋制置驛較稀矣。

惟唐世史料，未見有記其較詳行程者。

李翱來南錄（全唐文六三八），僅云經漕口，鞏縣，由汴口泛汴水，及河陰，次汴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由長安東返，東都以東，只云經鄭州到汴州，餘亦不詳。

至五代，多都開封，帝王屢次來往洛陽 開封間，始明確知其中經偃師、鞏縣、汜水、滎陽、鄭州、中牟六州縣治所，與今道同。

五代君主來往洛陽、開封間之行程，記錄較詳者有下列多次：

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赴西京（洛陽）。甲戌，發東都（開封），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子，次汜水縣。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入西都（舊史四梁書太祖紀四）。

又乾化二年四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開封），夕次中牟縣。五月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夕次汜水縣。癸未，發自汜水，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次偃師。甲申至都（洛陽）。（同上紀七）

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由洛京幸汴州，中經滎澤，至萬勝鎮（在中牟），未至汴州，旋師；次汜水，過嬰子谷，次石橋，至京（舊史唐書莊宗紀八）。〔七〕

又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自汴歸洛。甲子，發駕歸京，宿中牟。乙亥，屆鄭州，中經偃師（此見舊史）。〔八〕庚午，自石橋發駕，入上東門（冊府一一四巡幸三、舊史唐書明宗紀六）。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由洛巡汴。庚辰卯時離京，至積潤驛，留司官班辭。辛巳寅時，離偃師，至孝義食。巳時至鞏縣，壬午丑時離鞏縣，汜水食。上馬至滎陽。四月癸未朔丑時離滎陽，至須水食。是日至鄭州（此見舊史）。甲申，至中牟。丙戌巳時入汴州（冊府一一四巡幸三、舊史晉書高祖紀二）。

以上凡五條，知其確經網文所列州縣治所。

今稍詳其行程：出東都 洛陽 上東門，略循漕渠之北向東行二十餘里，至漢 魏 洛陽故城，即古成周也，故城西三里白馬寺在道上。又平樂園，近

大道，蓋漢平樂觀地，在寺南。有積潤驛，去東都約三十里，蓋即在洛陽故城中。此爲洛東大道第一驛。由此東北渡河陽橋通河東、河北道；正東出旋門、虎牢關通海岱江淮道；故爲洛京城東公私迎送之所。

漕渠在洛水之北，與洛水並行而東，詳通濟渠篇。^{〔九〕}

洛陽故城 元和志五河南府洛陽縣，故城在隋唐洛陽城東二十里，洛水東北三里。寰宇記三，「二十里」上奪「東」字。又通鑑一八三隋義寧元年紀，胡注，「隋營東都城，東去故都十八里。」是不踰二十里也。然史記項羽本紀，封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引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之所築，即成周也。」^{〔一〇〕}疑本來距離二十六里，唐城後又擴大，致距離縮短歟？抑計算起訖點有異歟？又檢紀要四七^{〔一一〕}河南府洛陽縣，洛陽故城在府東北二十里。是承元和志者。而一統志河南府卷古蹟目，洛陽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三十里，即故成周城也。今此故城經探查發掘，位於今洛陽市東十五公里，大城作長方形，東西北三面保存較好，南牆被洛河沖毀，西牆殘長約四二九〇、北牆長約三七〇〇、東牆殘長三八九五公尺，南牆長度暫以東西牆間距四二六〇公尺計算，大城周長約十四公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二八三）。此距離較準確，今姑書作二十餘里，亦折衷言之也。

白馬寺 鄭剛中西征道里記，六月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則白馬寺在道上。按洛陽伽藍記四，城西有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寺在西陽門外三里，禦道南。」¹則在故城西三里，即唐東都之東約二十里處。檢一統志河南府卷寺觀目，寺在洛陽縣東二十里，今則爲十二公里（白馬寺，頁一）。

平樂園 通鑑一八四，隋義寧元年六月，李密由洛口「復率眾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胡注：「此蓋漢魏平樂觀之地爲園。」^{〔一二〕}然漢魏平樂觀在洛城西，隋既遷營新都，則平樂園當在都城東。」檢水經注一六穀水注，平樂觀在白馬寺南，寺觀皆在洛陽故城西門外，穀水西岸。

¹ 西面四門，西陽爲南頭第二門。

積潤驛 已詳篇一兩京館驛、篇四洛陽太原驛道。兩京館驛篇引冊府一一四，唐莊宗同光元年事、唐明宗天成二年事、晉高祖天福二年事，皆見此驛爲洛汭道上之第一驛。按驛在洛陽城東約三十里，石橋之西。石橋即在故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上東門外，則驛當在故城。又元和志引華延儔洛陽記，洛陽故城東西七里。據今發掘測記，北城東西三七〇〇公尺，亦略合，則驛正當即在故城中。

驛東有石橋店，在故城上東門外。晉世，洛城東門外有石橋多座，駕陽渠、穀水上，巨石爲之，規制高壯，圓拱洞下，可通大舫。石梁塢蓋在其地，故至唐有石橋店之名也。

按石橋店在積潤驛東北至河陽道中，亦見前篇一兩京館驛、篇四洛陽太原驛道。前引舊史唐莊宗紀、冊府一一四，已皆見石橋在洛陽東通汴州大道上。一統志河南府卷古蹟目，石梁塢「在洛陽縣東、故洛城東、洛水北。晉永嘉末，將軍魏浚聚流民屯洛北石梁塢。……大寧三年，劉曜將劉岳攻後趙，拔孟津、石梁二戍。」考水經注一六穀水注云：

「穀水（北支逕城北）又東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橋首建兩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水南即馬市石橋^{〔一三〕}……。」

「渠水（穀水中支逕城中）分上下歷故石橋（此爲上西門外石橋）東入城，……逕太倉南，出東陽門（此爲中東門）石橋下，注陽渠。……」

「穀水（南支逕城南）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門也（洛城南面西頭第一門）。……又東逕開陽門南，……故建陽門也（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穀水于城東南隅，……轉曲而東注鴻池陂。^{〔一四〕}……又東左合七里澗。……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凡是數橋，皆壘^{〔一五〕}石爲之，亦高壯矣。……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

按七里澗即上接穀水北支之馬市石橋下（參楊氏水經注圖·洛陽城圖），所謂「凡是數橋」，顯指上引文所見之諸橋，且^{〔一六〕}見洛陽故城東門外

水陽渠水上石橋甚多，且甚高壯也。在軍事時期宜有石梁塢之建置。此諸橋塢地望正與唐代石橋店相當。

又東至偃師縣（今縣），去洛陽七十里。縣西二十里有尸鄉，在陽渠 穀水之北，即田橫乘傳詣洛自剄處。尸鄉者，其處「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傳為亳殷故都，一云帝嚳故都。按今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內涵豐富，疑為夏末殷初故都，正與古尸鄉隔洛水南北相對。

前引諸史料，五代君主巡幸洛陽、汴州間，例經偃師。又續高僧傳二六釋轉明傳，^{【一七】}「帝（煬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此較早之史例。元和志五河南府，偃師縣^{【一八】}西南至府七十里。寰宇記五，同。

尸鄉 通典一七七，偃師有尸鄉。按史記九四田儻傳，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自剄。」正義：「齊 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漢書 高祖紀下五年條亦作三十里，惟無尸鄉之名。漢地志，河南郡 偃師有尸鄉，殷所都。續郡國志一，河南 偃師有尸鄉。劉昭注引帝王世紀，「尸鄉在縣西二十里。」又水經注二三汜水注，「今河南 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則田橫自剄之尸鄉在偃師西二十里，洛陽故城東三十里。按唐世，洛陽故城在東都東二十餘里，偃師縣在東都東七十里，故城與偃師間當有四五十里之距離，則尸鄉故地確然可指矣。^{【一九】}

按水經注一六穀水注引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是矣。然則尸鄉故地，確然可指矣。

又漢志云，尸鄉，殷所都。檢穀水注，陽渠水由洛陽故城東，「又東流逕漢 廣野君 酈食其廟南，……又東逕亳 殷南。……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瓌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為非，以為帝嚳都矣。晉太康記、地道記並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為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二〇】}按今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在偃師西南九公里、伊水北五公里、洛水南岸（E112°42'·N34°42'）。內容豐富，考古家推論為夏代故都，至殷商初期

仍繼續繁榮發展。² 上考尸鄉在偃師西二十華里，則正在古文化遺址之正北，隔洛水相望，古史傳稱亳殷、帝嚳所都，誠有徵矣。

偃師縣東有曲河〔洛〕驛，在洛水北，以洛水之曲受名。

寰宇記四，^{〔一〕}河南府 偃師縣，「曲洛，穆天子傳云，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今縣東洛北有曲河驛，以洛水之曲為名。洛經其南。」此條先標「曲洛」，下述此驛因洛水受名。又九域志一西京 偃師縣亦有曲洛之名。疑此驛當作曲洛驛，「河」字形譌。又按此驛當入兩京館驛篇，彼篇失收為憾。

偃師東北行七十里至鞏縣（今縣）。兩縣間古大驛道由偃師取北坡 義堂路。天寶七載，以北坡路迂，改由偃師東山開新驛路至孝義橋，北坡路遂廢。孝義橋架洛水上，為六典所記天下四大造舟為梁之一，所須竹索，或云取河陽橋退者，或云配宣 饒等州造送。^{〔二〕}其地自北魏以來置孝義驛。唐末五代又見有孝義鎮（今鎮，中共圖集遷鞏縣治此），在洛水北，^{〔三〕}東北渡洛去鞏縣二十里，西南去偃師蓋五十里。^{〔四〕}

前引舊五代史 梁太祖紀，乾化二年，車駕由汴至洛，道中次第經汜水，孝義宮，偃師。又冊府一一四，晉 高祖由洛巡汴，辛巳離偃師，至孝義食，巳時至鞏。是偃師東至鞏縣間經孝義。考南齊書五七魏虜傳，偽咸陽王 禧謀反事敗，「欲走渡河，……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是北魏時代已有孝義驛。又考法苑珠林九四^{〔五〕}：「貞觀……十七年，（孫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 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云云。唐臨冥報記卷中，同。廣記三七七孫迴條，亦記此事。又廣記三一 蕭曠條，「太和處土蕭曠，自洛東還，^{〔六〕}至孝義驛，夜憩於雙美亭。（出傳記）」當皆即南齊

² 參看拙作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大陸雜誌第六一卷第五期、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河南考古學會編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

畫之孝義驛也。復考通典一七七河南府偃師縣，「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廢北坡義堂路也。」元和志五，同。寰宇記五河南府偃師縣目云，「廢北坡義堂路，此古大驛路。」下述天寶七載開路通孝義橋，與通典、元和志同。續云「故此路廢矣。」新唐地志云，濟「以北坡道迂」，故「開新道通孝義橋」，於義更明。唐會要八六道路目述此事，與通典、元和志同，而云「齊澣」，又脫「廢」字，誤矣。是則偃師東通孝義橋之古驛道乃取北坡義堂路；天寶七載，以古道迂遠，故由偃師東山開新驛道至孝義橋也。唐六典七工部尚書·水部郎中條，「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三謂蒲津、太陽、盟津（河陽）；「洛則孝義也。」是此橋在洛水上，駕舟爲之，甚大且重要。下文又云「所須竹索取河陽橋退者以充」，但水部式云「配宣饒等州造送」，下文洛州他橋^[二七]「取河陽橋故退者充」，似六典有脫文。又寰宇記五，鞏縣，「鞏王廟在縣西二十里孝義鎮西山立〔上〕。」九域志一河南府，偃師縣在京東六十里。永安縣在京東八十五里，有孝義鎮。按宋永安縣係分偃師、鞏縣所置，此鎮即寰宇記之鎮。綜上所考，孝義橋、孝義驛、孝義鎮當在一地，在鞏縣西南二十里，即去偃師五十里也。檢民國地圖集·河南人文圖，鞏縣西南不遠處正有此鎮，在洛水之北，^[二八]即古鎮地無疑。按此驛亦當入篇一兩京館驛，彼篇亦失收爲憾。

宋代洛水上有黑石頭渡，在孝義橋南五里，今有黑石關在洛水南。黑石之名，隋末已見史，蓋亦古渡也。

通鑑一八四隋義寧元年，李密據洛口，王世充自東都趨偃師，「與密夾洛水相守」。十月「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渡洛逆戰。密兵大敗，……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眾東走月城（胡注，蓋臨洛水築偃月城，與倉城相應。），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據此偃師、鞏縣間有黑石地名，在洛水之南。考鄭剛中西征道里記，由洛口倉西行二十五里過黑石頭渡，又西宿偃師縣。正其地也。檢一統志河南府卷關隘目，黑石渡鎮，